



相 声

歪批三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者的話

这是我們出版的傳統相聲的第二輯，比之前一輯“賈行家”，这些段子的趣味成分似重一些。由于这一輯是中央人民廣播电台說唱團編輯的，所以把他們演出的兩篇新相聲也附在这里。

前一輯是單口相聲集，這一輯在形式上有点五花八門。对于做研究工作的同志說來，或許能發現更多的有趣的問題。

“珍珠翡翠白玉湯”以朱元璋要吃当年落难时吃过的乞丐飯这样有趣的情節，勾出了封建官吏的諂媚、僵硬的官架子，与执行虛伪礼節时的狼狽相，揭露了他們灵魂的淺薄、空虛。这是一幅暴露封建宮廷生活的諷刺画。作为單口相聲，作者自由地有时以叙述者，有时以当事人的种种身分進出劇情，还运用插白直接抒發自己的見解。可供習作單口相聲的同志参考。

“八扇屏”是著名的相聲旧段子，許多同志都运用这形式“旧瓶裝新酒”的嘗試寫新人新事。在表演技巧上似乎兼备了逗、說、念等方法。这一类相聲究竟以什么手法招笑的呢？我們觉得也許在于主人公的自以为是一再碰壁这一点。在生活里面一再出現的事情常使我們發笑，在藝術上，它就

反映于“重复”这一手法中。在作品的結尾部分运用了“誤会”、“諧音”的手法，这也是很習見的說俏皮話的方法。

“歪批三國”通篇以誤会、諧音、曲解等手法招笑。可說是集这类手法之大成了。滑稽傳統節目中也有类似的“滑稽三國戲”，比較起來，“歪批三國”把荒唐的事說得有根有据，对观众的吸引力更大，观众愈关心，則对它的意外的荒謬也就愈觉得可笑了。自然，“滑稽三國志”也有它自己的优点：动作性强，使演員有用武之地。

“对春联”包含着較丰富的对子，它与“我的歷史”一样，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形式而保存下來。这类相声我們以为是以它的“巧”來招笑。巧合也是一种出人意外的事，只要这种意外不是嚴重的灾禍与錯誤，是能够引起人的兴味的。

“三棒鼓”反映了解放前天桥等地方藝壇的陋規，是旧社会的一角的寫照。

“連逗帶打”批判不正确的对待兒童的态度。話寫得很風趣，作者很注意做“包袱”。

我們希望这个选輯能够得到各地專業的与業余的相声作者們的更多的支持与帮助，像中央人民廣播电台說唱团这样帮我們編輯的做法也很欢迎。

目 次

珍珠翡翠白玉湯·····	高炳華整理	(1)
八扇屏·····	刘宝瑞整理	(9)
歪批三國·····	刘宝瑞整理	(21)
对春联·····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說唱团相声組整理	(31)
三棒鼓·····	侯宝林整理	(43)
連逗帶打·····	侯宝林 王 决	(55)
我的歷史·····	張述今原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說唱团相声組修改	(65)

珍珠翡翠白玉湯

高炳華整理

当年朱洪武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在北京，朱洪武領着常遇春、胡大海大鬧武科場。脫脫太師定計，在武科場埋下地雷，朱洪武、常遇春逃出北京，大家失散。朱洪武單身獨馬落荒而逃，一路上又冷又餓，人困馬乏，好不容易找到一座小破廟，翻身下馬，只覺得頭暈眼花，昏倒在地。

过了好大時間，來了兩個要飯的，一個掙着個破筐子，里面有几塊干鏽鏽剩餅子；一個端了半個破砂鍋，里面盛了些剩菜湯子。到廟門口一看，地下躺着一個人，長得像個豬八戒，一摸還有氣，就把他搭到廟里去了。找了點樹枝亂草，點着了暖暖屋子，然後就把朱洪武扶起來，給他盤上腿，讓他好緩過這口氣兒來。

朱洪武迷迷糊糊的被烟薰得甦醒過來了，還以為哥兒幾個在一塊兒哩：“常賢弟！”（插白）他是叫常遇春呢！這要飯的一听：“咦！我不認識他呀！他怎麼知道我姓常叫先弟呢？”朱洪武那兒又喊：“來！”那個要飯的一听：“咦！他也知道我姓來！”（插白）瞧這巧勁兒。這時候就看見朱洪武指指嘴：“我餓啦！”這倆要飯的一听，這人沒病就是餓，心里說，這餓的滋味可不好受！我們哥兒們常跟它打交道，得啦，只

当咱們哥兒倆今兒个要得少，匀給他点吃吧！当时就把剩菜湯，攔在那柴火堆兒上热了热遞給朱洪武。朱洪武是真餓極啦，端起來狼吞虎咽咕洞咕洞就喝下去了。沒想到这半鍋剩菜湯灌下去，出了一身汗。好啦！也不餓了，也緩过气兒來啦。朱洪武就問兩個要飯的：“二位貴姓啊？”“你不知道我叫常先弟嗎？”朱洪武一听：“哦！你就是常賢弟啊！”剛要問他們受伤了沒有，一琢磨不对，就問：“你們剛才給我喝的那叫什么湯啊？”这两人心說：“什么湯哪，全是雜合菜。”兩人一嘀咕：“他要問咱們就給他起个名，叫‘珍珠翡翠白玉湯’，怎么办呢？你看这里头有白菜帮菠菜叶，不是像翡翠嗎，这餛飩豆腐白色的不像玉嗎，剩飯鍋巴碎米粒就是珍珠。”“对！我們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湯。”

朱洪武点了点头說：“謝謝你們。”他上馬就走了。

后来朱洪武真把元朝推翻了，他在南京城做起皇上來了。也是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綾罗綢緞，娶的三宮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順百从。他要說西山煤是白的，誰也不敢說是黑的，皇上說：“傻子好。”得！打这兒傻子就連升三級，哪怕皇上給大臣們一張手紙，都得拿黃綾子表上，供在大廳里当增光耀祖顯耀門庭的寶貝。

朱洪武当了皇上，享受了几年，觉乎着吃喝玩乐老这么一套也膩了，有几天心里憋得慌，老不得勁兒，身上懶洋洋的，就跟当年在破庙里那个滋味似的。随傳旨：“來呀！叫御膳房給我做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湯來。”太監一傳旨，御膳房可吓坏了，張师傅問李师傅：“您知道这湯怎么做嗎？”“不知道。”“王师傅呢？”“我也沒听說過，我倒知道珍珠上蒸籠能蒸軟了，那翡翠白玉怎么下刀切！”这个說：“叫咱們做要是

不做是抗旨不遵，那活得了嗎？”結果几个廚師傅一合計，好死不如賴活着想法擄過去得啦，挑了几个大個兒珍珠上蒸籠蒸了足有半天，又找了几塊薄薄的小翡翠和白玉，兌了点兒高湯，攪了点香菜，央告小太監給端上去：“跟皇上面前給我們多說好話吧！”小太監就把這碗湯給端上去了。朱洪武一看，粉白翠綠倒挺漂亮，不但漂亮，用勺兒一舀還叮兒當兒亂响，就是味兒不像，當時就火嘍！就問：“這是什麼？”“珍珠翡翠白玉湯。”“胡說！珍珠翡翠白玉湯朕曾喝過。”小太監一听可吓傻了，趕緊跑回御膳房：“這一下可出漏子啦！”大伙兒問：“怎麼啦？”“怎麼啦！萬歲爺說他喝過珍珠翡翠白玉湯，這個湯不對。”大伙兒一听：“得！玩兒完，這不但是抗旨不遵，還得加一個欺君之罪。”几个人一商量，怎麼着也活不了，干脆實話實說，不會做，請萬歲爺另找能人。小太監把這話回上去，朱洪武一想：這群人都是做山珍海味的，也難怪他們不會做，就不再難為他們了，可是湯總得喝呀！不但自己喝，也得讓三宮六院、文武大臣都尝尝這個珍珠翡翠白玉湯。于是就傳下聖旨到處張貼皇榜，找那兩個會做珍珠翡翠白玉湯的人，一個叫常先弟，那一個不知姓什麼。聖旨一下，皇榜馬上就貼出去了。單說朱洪武當年遇難的縣城里也貼了好几張，這一天那兩個要飯的正在大街上挨門乞討。看見衙門口對過影壁底下圍着一堆人看告示，過去一打听，說是皇上找一個叫常先弟還有一個不知叫什麼，叫他們給做珍珠翡翠白玉湯。兩人一听：“喲！廟里喝剩菜湯的那家伙做了皇上了，咱們得去。”過去就把皇榜給揭了。看榜的兩公差一看兩要飯的把皇榜撕了，抓住就要鎖。這哥兒倆說：“怎麼着？給皇上做湯就鎖着去嗎？”兩公差一听：“嚟呀！二位老爺小人

知，恕罪！恕罪！”兩要飯的說：“那倒沒什麼關係。”“二位老爺，請到衙門去吧。”“車呢？”“這……就是衙門，我們哥兒倆把二位背進去得了。”老百姓一瞧：“喲！往衙門里背要飯的干嗎？”

公差把兩要飯的背進班房：“二位老爺您先在這兒歇會兒，我們給您回稟縣太爺去。”“胡說！管我們叫老爺，管他叫太爺他是誰的太爺？……”“喳喳喳是我們的……是我們的，您二位是老太爺了。”“一塊去！”兩人趕緊往里就跪，稟報縣太爺，知縣一听，這兩入找着了，心想这回可該着我升官發財換紗帽了。趕緊換上新官衣，撩袍端帶畢恭畢敬到二堂相迎。兩公差往外就跑說：“二位老太爺現在我們縣太爺在二堂恭候！”“好！頭前帶路！”“是。”兩要飯的一窩咕：“對！咱們架子端得越大越好。”到二堂知縣一瞧：“怎么給領進兩要飯的來？”就听公差那兒說：“跟縣大爺回，二位老太爺駕到。”知縣一听，“誰讓你們給排的輩兒啊！”再一瞧這兩要飯的滿臉油泥，一身破爛，光着兩只腳丫子，就問公差：“就他倆撕的皇榜呀！”“是，就是這二位老太爺。”兩要飯的問：“咱們几時進京啊！”知縣這火大了，心說這兩小子跟我開的玩笑可不小啊！就冲這模樣會做珍珠翡翠白玉湯？到那兒他說不會，得！我是欺君之罪。如果不帶他們去見駕，皇上要是知道了我是隱瞞不報，也活不了。為他們倆丟官罷職我多冤哪！干脆這兩罪名我全不能担：“來呀！拿鎖鏈子把他們倆給鎖上，押解進京面聖。”

這一天，朱洪武接到了奏本，心說还真找來了，傳旨召見。縣官鎖着這兩要飯的到了金鑾寶殿，知縣跪在丹墀三呼萬歲，這地方他可沒來過，只吓得他混身顫抖，體似篩糠，偷

着—看：这倆要飯的冲着皇上笑嘻嘻的在那兒直點頭。心說這是怎麼回事啊！皇上一瞧，正是当年在破庙里救他的那兩人，心說这縣官真糊涂，你怎么不給他們倆換件衣裳來見我呢！当着文武百官，我說跟要飯的認識那多寒滄哪？趕緊就說：“兩位愛卿為何裝做如此的打扮哪？”兩要飯的說：“我們老這模樣。”接着又說：“不过現在多混上一挂鎖鏈子。”朱洪武趕緊借題發揮喝罵縣官：“糊涂的东西，胆敢把朕聘請來做珍珠翡翠白玉湯的人給上了刑具，真是胆大妄為，推出去，斬了！”兩要飯的一想，別那麼便宜他呀！就跟皇上說：“萬歲開恩饒他一死，把他留在我們哥兒倆手底下，當個做珍珠翡翠白玉湯買佐料的小伙計得了。”（插白）嘿！

朱洪武一听就答应了，撥銀三百兩另設御膳房，叫他倆做珍珠翡翠白玉湯二百份，三天后要大宴群臣。

三人領旨下殿，來到了新布置的御膳房，縣官趕緊就跪下了：“謝謝兩位老太爺的救命之恩。”“得了，甭謝了，拿錢買佐料去吧！”“是。請您二位吩咐，我憑着聖上的旨意，二位的神威，下官這點兒小小的才能無論買什麼東西，我都能夠買到精而又精，好而又好的絕妙上品。當好了這個差事，希望能得到主子的隆恩和二位老太爺的栽培。下官小小的升這麼個四級五級的就行了。”兩要飯的一听就樂了，好！剛顧過命來又想升官發財啦。“少說廢話，趕緊買東西去。”“是是。”“去，買它四百塊豆腐，五百斤菠菜要帶根兒的，五百斤白菜幫子，三百斤糙米，十斤大鹽，五斤砂土，半斤鍋烟子，再來它二十挑兒刷鍋水就夠用的啦！”“這……您買這些玩意兒干嘛呀？”“少說廢話，讓你買什麼就買什麼，少買一樣不對皇上口味，拿你是問，滾下去！”“噎！”

沒半天工夫都買齊了，就是白菜幫子跟刷鍋水不好買，沒辦法縣官兒就挑着挑子，背着筐子到各处菜館揀白菜幫子，倒刷鍋水。

兩天，都辦齊了，兩要飯的一瞧，這哪兒行去，菠菜不爛，豆腐也不餿，皇上吃了不合口味，怪罪下來可唯你是問。縣官一听可吓坏了，趕緊跪下磕頭：“二位老太爺給想想辦法吧！”兩人說：“明天皇上就要大宴群臣，你買這材料不適用，咱們人手又少怎么办呢？”縣官說：“不要緊，打原來的御膳房調過三廚師傅來不就得了嗎？”這三位廚師傅一听是調去做珍珠翡翠白玉湯，這份兒高興啊！有一個說：“二哥，這回咱們得好好地學一手，別讓這個手藝失傳啦！”那個說：“對！咱們得好好跟人家學一學。”

兩要飯的一看人都齊了說：“咱們一塊兒做珍珠翡翠白玉湯吧！”他就讓兩個廚師傅去悶飯：“記住！米可別洗，悶得了上頭飯不要，就要底下糊鍋巴。”這個廚師傅納悶：“這干什么用啊！”那個說：“少說話，咱們不是學能耐來了嗎！”兩要飯的又跟縣官說：“你也別閑着，把這豆腐倒在刷鍋水里頭，你下手把豆腐都抓碎了，然後把它搬到太陽底下晒，晒冒泡了為止。”“是……”御膳房還有一個廚師呢！“你過來幫我們倆摘菠菜，把好的全扔了，爛葉留下。”這一吩咐弄得這縣官和三廚師傅越听越糊塗：“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呢？”

連夜加工，天也快亮了，這縣官跟三廚師傅坐在这兒看着這些個爛菠菜，糊飯鍋巴，白菜幫子，餿豆腐直發愣，等太陽一出來晒得這幾桶刷鍋水直泛味，三廚子就問縣官：“這位大人，咱們什麼時候做這珍珠翡翠白玉湯啊？”縣官沒好氣兒的說：“別問我，去問那二位老太爺去。”兩要飯的一听

就接过碴兒來了，一指这桶：“珍珠翡翠白玉湯不就在这兒呢嗎！十成已經完了七成了，就等着皇上吃完了咱們領賞吧！”大伙兒一听！还領賞哪！不發配出去就是好事兒，就这爛菜糊飯臭湯还大宴群臣呢！好家伙，等着吧！碰巧了就許抄了家。

就瞧这两老太爺一个从桶里舀了点湯尝了尝：“行，还差不离。”那个从桶底下捞了点碎豆腐，攔嘴里一叭噠，“好！够味兒。”拍了拍縣官肩膀就說：“这豆腐是你的手藝，我們哥兒倆一定啓奏皇上，說是你做的，叫你升官發財。”縣官一听：“老……老太爺您饒了我吧！”

御宴时候將到，兩要飯的叫廚子跟縣官把几桶菜重新回鍋，把鹽倒在鍋里头，又摻上几把砂土，尝了尝不够牙碜！再來点。这个說：“顏色不够深。”那个說：“鍋烟子哪。”对呀，一大包鍋烟子就倒到鍋里头了，兩人随添佐料隨着尝，等鍋开了，縣官跟廚子都受不了啦，这屋子里是又酸又臭。就听这两要飯的說：“好啦，趕緊盛，往上端。”

这天皇宮內院懸灯結彩，布置得是富丽堂皇。皇親國戚、文武百官早在四更天就到了，尽等着万歲爺賞賜的珍珠翡翠白玉湯啦！这个說：“年兄，这珍珠翡翠白玉湯非同小可啊！記得当年家父受皇恩曾尝此味，回家时連連夸贊，今天我們受此隆恩，福分非淺。”那个說：“据小弟所知，此湯用龍肝鳳髓，山珍海味，窮天下之奇珍異宝，九薰九煉，才能制成，真是其妙无比呀！”

御宴开始，小太監是一字長蛇陣排成一行，手捧描金朱盒，里边都是官鑒定燒盤龍小碗，碗里面盛的就是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湯，大家一瞧，这小太監真規矩極了，一个个都斜

着身，扭着臉，不敢看这个湯。头一碗先端到皇上面前，朱洪武一聞，也仿佛有点惡心似的，可是这股子味兒使他想起当年在破庙里喝这个湯的时候，怎么那么舒服呀！所以老想再尝一次，怎么会今天觉着是这种味道呢？怪不得人說，“餓了吃糠甜如蜜，飽了吃蜜也不甜”。那时候我是餓極了，近些年來是舒服慣了，可是我当初喝过它，今天應該也得喝，不但我喝，讓大伙兒都得喝。朱洪武往四下一看，众皇親國戚，文武百官都是緊皺眉头，望着这湯發楞，那意思是看皇上如何發落。朱洪武一看就惱了，心說：“你們就会跟我享福啊！得啦！今兒咱們一塊兒尝尝吧！”說：“众位爱卿，來！隨孤家一同共飲珍珠翡翠白玉湯。”一憋气兒，咕咚咕咚就灌下去了。起先，这些皇親國戚、文武百官們見湯端上來，这个味是酸臭冲天，心想，“甭說皇上，連我們都不能喝，這兩做湯的非千刀万剐不可。”可是現在一看皇上喝得还挺帶勁兒，大伙兒吓楞了，趕緊端起來跟着也往下灌，有的就被这股子酸臭味勾引得差点兒吐出來，可是当着皇上又不敢吐，怕有失儀之罪，没办法憋着气一口一口地往下咽，甭管怎么样，大伙兒总算把这一小碗湯对付下去了。

朱洪武一看，他們都喝完了，笑着就問：“众皇親國戚，各位爱卿，孤家找人做的这珍珠翡翠白玉湯，滋味如何？”大伙兒趕緊起身謝恩！連声称贊：“味美，味美。”朱洪武說：“既然如此，來呀！每人再賜兩大碗。”啊！？受得了嗎？

入 扇 屏

刘宝瑞整理

甲：像您这說相声也得念过書吧？

乙：唉！念过点書反正就憑着記問之学。

甲：还是有点实学的好哇。您瞧我念的書就算够用的。

乙：您这也太自滿了。

甲：不是自滿，实在是有点學問哪。

乙：您都有什么學問？

甲：我这學問，也就是：天文地理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曉，我是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曉人和，明陰陽，懂八卦，曉奇門，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自比管仲樂毅之賢，抱膝危坐，笑傲風月，未出茅廬，先定三分天下。

乙：这就是您哪？

甲：諸葛亮！

乙：廢話，我問您有什么學問？

甲：我呀！也就是走馬觀碑，目識群羊，過目成誦，對答如流。

乙：行了，您先別往下說了，走馬觀碑从古至今只有一位，列國有个苏秦苏季子，他能够走馬觀碑，从列國到現在就沒有了。

甲：也就剩我了。

乙：您呀！

甲：告訴您蘇秦的走馬觀碑是朦事。

乙：啊！人家那是朦事，把馬放快了，道旁有一箇石碑，馬走过去了碑文也全念下來了，回头您問他，是一字不錯，这是多快的目力及記憶力呀！

甲：您呀！少見多怪呀！糊涂，糊涂到那头兒去了。

乙：我怎么了？

甲：他不是把碑文全看过來啦。

乙：那他怎么背下來的呢？

甲：因为他看的書多。譬如說碑文上，头一句他看見四个字“山不在高”这就行了，回头你一問他碑文是什么，他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因为他念过古文“陋室銘”呀！

乙：那么您这走馬觀碑呢？

甲：碑文上多少字，我就真得把它念下來。

乙：这一說您比他目力快呀！

甲：当然快啦，他是騎馬，我是坐汽車呀！

乙：坐汽車觀碑？越說越玄啦。

甲：怎么玄呢？这就是前几天的事情，我坐汽車到車站送人，汽車到西單大街一拐弯，我隔着窗戶往外一瞧，有三丈多高一箇碑，汽車剛剛过去，当时我就朗誦碑文。

乙：寫的什么？

甲：“十五貫”。

乙：戲曲廣告啊！？

甲：这是跟您說笑話。我这人沒事就好作詩，对对联，前几

天我上北海公園玩去，沿着太液池、五龍亭一直往西走，欣賞這湖光山色，陣陣秋風送爽頗有詩意，當時我的詩興大發……

乙：作了一首什麼詩？

甲：七言詩。

乙：您念念。

甲：這……你听喳：“×××到此一游！”

乙：好嗎，就這個。

甲：不！我還作了一副七言的對聯。

乙：好！您說說。

甲：您要听听可以。

乙：上聯？

甲：是“風吹水面層層浪”。

乙：好哇！下聯呢？

甲：“風”字下面是“吹”呀！“吹”就是口字旁一個欠賬的欠字，不費吹灰之力，也是這個“吹”字。

乙：是呀！吹大氣的“吹”，我問您下聯？

甲：再下邊“水面”就当水皮兒講。

乙：我知道，我問您這下聯！

甲：“層層浪”呀！三點水一個優良的良字就念“浪”，波浪濤天也是這個“浪”字。

乙：噫！您怎麼淨打岔呀！我問您這下聯？

甲：我說您這人怎麼了，“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听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是告訴您了嗎！“風吹水面層層浪”。

乙：喝！他還火了，我問您，您家里有門框沒有？

甲：誰的房子沒門框。

乙：是一个是兩呀？

甲：一个那是頂門棍。

乙：还是兩呀。

甲：当然啦。

乙：那就好办了。您这边貼上“風吹水面層層浪”，那边貼什么呀？

甲：裝知裝懂，唉喲！死心眼呀！对子是死的，人手是活的呀！您不会再寫一个貼那边嗎？

乙：兩“層層浪”？

甲：三也能貼呀！

乙：啊？！

甲：啊什么呀？上下联同一样的对子你得会念，念上联您應該压下去，念下联您要把他挑起韻來。

乙：我不会。

甲：我教給您呀，是“風吹水面層層浪”，是“風吹水面層層浪”。

乙：嗯！橫批呢？

甲： “風吹水面……”

乙：好！一点不糟蹋。走！（推甲）

甲：怎么回事，攆我走干嗎？

乙：您跑这兒瞞事來啦，什么懂天文啦，走馬觀碑啦，鬧了半天作不出下联呀？！我明白啦，上联也不是您作的，那天在北海公園，您是听人家說，現学的，根本人家就沒說下联，您听了一个上联跑这兒瞞事來啦！知道嗎？演員肚子里是雜貨鋪，買什么有什么，告訴您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磚何厚，

玉瓦何薄。您要知道自大一点便为臭，能人背后有能人，說了半天我不白說您，給您对个下联吧。

甲：好，您說我听听。

乙：上联是什么來嘞？

甲：“風吹水面層層浪”。

乙：“風吹”……对“雨打”……“水面”对“沙灘”……是“雨打沙灘万点坑”。

甲：噫！“不鳴則已，一叫驚人”。

乙：我这是叫喚哪。

甲：您这兒下联請您講一講。

乙：告訴您，下雨下了一万点兒，下到沙灘上砸了一万个坑，这就叫“雨打沙灘万点坑”。

甲：真想不到哇，現在又出來您这样一位大文豪。

乙：哎！也不敢那么說。

甲：乱草蓬蒿里又顯出您这么一棵灵芝草。

乙：不敢当。

甲：頑石之中又現出您这么一塊无瑕的美玉。

乙：然也。

甲：喂狗的盆子里会有您这么一塊罐子肉。

乙：然……唉……非也！您这是怎么說話呢？

甲：下雨时候您在沙灘那兒数着呢？

乙：沒有哇。

甲：那怎么就会知道下一万点呢？它不許下九千九百九十零九点兒，也不許下一万零一点兒。

乙：啊！巧勁兒。

甲：就算它下一万点兒，它都下到沙灘上啦，馬路上和房上